

语言的基础。我们基于这些基础，并结合拍摄地的语言特点，来创造这门独特的语言。有时会很有趣，比如我们创造的表示‘火’的发音‘fo’，原意是火燃烧时发出的声响，可是在中国朋友听来，很像当代中文方言里‘火’的发音，这是一种奇妙的巧合。”

不仅在语言上求真，雅克对于特效化妆也非常有要求——女主角龚梦琳在前两个角色里，几

乎看不出本来面貌，因为特效化妆已经完全将她变成颧骨高耸、吻部凸起的古人类。据龚梦琳回忆，DOKOUNE的妆容每天都需要4个小时才能完成：“在开拍前，化妆组对我的脸和牙齿进行了精确的倒模，通过科学计算，制作出厚度恰到好处的假皮和假骨骼。开拍后，每天化妆的第一步就是粘贴这些假皮，随后化妆师会用喷枪一层又一层地喷上颜色，还原我们祖先饱经风霜的皮

肤质感——不过喷枪刺鼻气味太大，我只能用‘憋气法’——吸一口气，喷一会儿，再换气，再喷。身上的脏妆也是用刷子精雕细琢，有时候拍摄中脱妆了，为了不耽误时间，也为了抵御寒冷，我就直接在泥潭里打个滚，或者抓一把地上的泥土往手上蹭，自己给自己‘补妆’。”

雅克一贯擅长给自己“上难度”，在几乎没有现代语言对白、又被厚厚特效化妆遮掩面部的情况下，他像一位灵敏的指挥家，调动着一切非语言元素来叙事——当古人类第一次看到火的时候，雅克用了大量的手持摄影，镜头紧紧跟着她，充满了不稳定的呼吸感，观众能感受到她的恐惧与好奇。当她最终鼓起勇气触碰火焰，镜头则聚焦于她瞳孔中跳动的火苗，那是文明被点燃的瞬间。而当DOKOUNE被毒蛇噬咬病危时，她的族人惊奇地发现：原来面对逝去的朋友，自己的脸上会流下一行温热的液体。人类的第一滴眼泪，不是源于恐惧，而是来自于爱。

最终，在银幕上，我们看到了远古祖先的群像：他们相对寡言，双眼却蕴含千言万语。第一次迸发的爱情，没有海誓山盟，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分享一根美味的肉骨头。第一次迸发的艺术灵感，只是简单地在贝壳上刻刻画画……这些故事简单质

左图：国泰电影院《北京人》展映现场。

